（台湾）
独孤红作品集

续无垢玉龙

上

（台湾）
独孤红作品集

缘无路也无尽

中

（台湾）
独孤红作品集

续无路北方

下

（台湾）
独孤红作品集

ISBN 7-80506-643-4
9 787805 066431 >

ISBN 7-80506-643-4/I·286
定　价:36.80元(上中下)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（续）㊤

（台湾）独孤红 著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（续）

（中）

（台湾）独孤红 著

独孤红武侠作品集16

无玷玉龙（续）（下）

（台湾）独孤红 著

(内蒙古)新登字 004 号

(续)无垢玉龙

著　　者　独孤红
责任编辑　文　奇
装帧设计　宏　松
出版发行　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(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)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
印刷装订　冀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开　　本　850×1168　1/32
印　　张　28　　字　数　600千字
1997年12月第1版
1998年1月第1次印刷
印　　数　1－10000册

ISBN 7－80506－643－4/I·286
定　　价:36.80元(上中下)

21

泰山虽高，不如东海崂。

崂山，是山东一座名山，锋峦叠翠。气象万千，山林蓊郁，风景奇秀，山颠多奇松异石，海气参天，云雾变幻，不一而足。

整座崂山，以地势雄伟而论，首推“南天门”，为崂山之最高峻处。此地群山环抱，青霞掩盖，山峰耸拔奇削，上插云霄，下临沧海，故名“天门”。岩石上刻有长青真人丘处机的书“南天门”三字，笔力极为雄浑颉道。

如今，东方一线处，刚泛鱼肚之色，白光一带，亮映海天。就在这“崂山”最险处的“南天门”，下临沧海，峭壁万丈的断崖之上，席地盘坐着一个人。

在这“南天门”上云雾迷朦的时候看他，只见他穿的是件海青长袍，外罩着一件黑色团花、暗红底的马褂，一条既粗又黑的发辫，绕在脖子上。

长袍马褂不宽不窄正合身，罩在他那颀长的身躯上，显得他秀逸挺拔兼而有之，相当不俗。

他是不该是个俗人物，我看他面前还放着一个葫芦型，玲珑小巧，其白如雪的细瓷酒瓶；一个晶莹剔透，跟酒瓶一般雪白的小酒杯。

似这般时候，这种地方，一个人能席地盘膝，下临万丈，面对海天，在这和独酌浅饮，谁能说是个俗人物，谁又敢说他是个俗人物。

也就这么会儿工夫，东方海天一线处，突然冒起万道金光，激射苍穹，原本如洗的碧空，深蓝的沧海，霎时一片耀眼金黄，连这“南天门”耸拔奇削，上插去霄的绝峰，也披上了一袭金装。

眼看，那海天一线处就要涌起金轮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个略嫌冰冷，但却不失甜美的话声，划破这“南天门”的静寂，倏然传到：“什么人擅登‘南天门’禁地？”

年轻人面对那海天一线处一动不动，道：“芳驾可否容我稍待再行答话？”

只听那冰冷而不不失甜美的话声道：“崂山规法森严，禁地岂容人擅登，我要你立即答我问话。”

年轻人一叹而起，道：“芳驾不该这么俗，奈何煮鹤焚琴，忒煞风景！”

他随话转身，转过身来，一眼就看见了说话人，这一眼

看得他不由一怔。

他不由一怔，那说话人也为之微一怔，不但是为之微一怔，而且，一双美目之中还为之飞闪异采。

年轻人长得好俊、秀俊逸、也很挺拔，看年纪顶多廿来岁。既称俊逸，那当然是说长得好，可是他最好看，也最能让人心跳的，还是他那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，跟一对眼角儿微挑的丹凤眼。

或许，就是这两道斜飞入鬓的长眉，跟这一双眼角儿微挑的丹凤眼，使得说话的人儿微一怔，一双美目之中还为之飞闪异采。

说话人儿，话声既冰冷不失甜美，既然被年轻人称做“芳驾”，她当然还是个女子。没错，说话人儿确是个女子，不但是个女子，还是个峨冠道袍的道姑，很美的一个道姑。

美道姑年纪也不大，跟年轻人一样，顶多也廿多岁，恐怕还要比年轻人儿大点儿。她不但美，还美得艳，肌肤凝脂，欺雪赛霜，有着一张吹弹欲破的芙蓉面，偏也有着一双凤目，眉梢儿微挑的远山眉。

普天下的道姑不少，但是像这么美，美里带艳的三清女弟子却不多见。

不管是谁，看见都难免一怔；不管是谁，恐怕定过神来都会暗叹一声可惜。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就因为这，年轻人看得一怔，就不知道他会不会暗叹可惜，因为他还没有定过神来。

先这过神来的是美道姑，刚一定神，他娇靥上立即笼罩起寒霜，高高扬起了那一双远山眉，话声依旧冰冷，但也仍然不失甜美："你怎么说？谁忒煞风景？"

就在这一转眼工夫间，海天一线处，红日已整轮涌起，旭光万道，遍照大地，"南天门"的迷朦云雾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年轻人回的遥指，不由跺脚："我大老远地跑上'崂山'来观赏日出奇景，从昨儿个半夜一直等到如今，如今却因为芳驾登临'南天门'，一点儿也不肯宽容，害得我失之交臂，这还不算忒煞风景？"

美道姑道："你大概也很自命不俗！"

年轻人道："那我不敢，至少我不会这么煞风景，就算是午时吹脑袋，也不会不容人喊个刀下留人吧。"

美道姑冷笑道："简直强词夺理，你知道不知道这'南天门'是'崂山派'的禁地？"

年轻人道："我不知道，我哪儿知道啊！'崂山派'又没在哪儿竖块牌、立个牌什么儿的——"

美道姑冷笑截口："说得好，崂山周遭百里，甚至于江湖上、武林中，没有人不知道'南天门'是'崂山派'的禁

地……”

年轻人也截了口：“可是我既不是江湖人，也跟武林沾不上边儿，芳驾看我哪点儿像？再说这也是我头一回到‘崂山’来……”

美道姑又冷笑截口：“刚才强词夺理，现在巧言狡辩，不是哪家不知天高地厚的纨绔子，就是市井之上惹人厌恶的无赖……”

年轻人忙道：“芳驾怎么骂人？”

美道姑道：“你自找的，要是没有一点还算不错的武功，你绝不可能瞒过‘崂山派’‘玉清’、‘太清’、‘上清’三宫的严密警卫，到达这‘南天门’禁地。你仗着一身还算不错的武学，欺‘崂山派’无人，一旦被人发现，不但没有一点儿悔意，赔罪求饶，反而强词夺理、巧言狡辩，骂你还算是便宜。”

年轻人呆了一呆道：“芳驾好厉害！长这么大，我还没碰见过这么厉害的三清弟子出家人……”

美道姑道：“就是因为你从来没碰见过厉害的，所以才惯得你这么目中无人，今天总算让你碰见一个。”

年轻人道：“三清弟子，清静无为，与世无争，就算是‘北京城’的‘白云观’，也没这么大规矩，一旦误闯，也没这么大罪过。”

美道姑冷笑道："我说你怎么主惯得不知天高地厚，目中无人，原来你是'北京城'里那个大门大户的，我没看错，你确是个纨绔子……"

年轻人道："芳驾最好别自作聪明硬给我安，我还没那么大福份好么好命。"

美道姑道："这么说是我高看了你，你是个市井之上惹人厌恶的地赖。"

年轻人道："芳轻还真又高看了我，市井无赖，混吃混喝，白要白拿，这边儿掳掠时卷袖动刀，转过身又能打拱作揖，甚至于双膝落地赔笑脸，欺软怕硬，没一点血性，没一点骨气，我还真没那能耐。"

美道姑听得娇靥上寒霜浓了三分，又高扬了一双远山眉："我跟你说的是正经，你敢跟我嬉皮笑脸，油嘴滑舌！"

年轻人道："三清弟子出家人，一见面就骂人，而且还得理不饶人，如果这叫正经，那么三清教里的部部经典，又算是什么？"

美道姑美目猛睁，寒芒倏现，冷喝道："你……"

刚一声"你"，年轻人似有所觉，转眼他望；美道姑则脸色一变道："一见面就骂人是你自找，我更不愿落个得理不饶人，你快走，马上离开'南天门'。"

年轻人没动，道："谢谢芳驾的好意，可是恐怕来不及

了。”

他这里话声方落，衣袂飘飘，人影疾闪，“南天门”上登上两个中年道士：一个肤色黝黑，虎目网髯；一个瘦削猥琐，稀疏疏的几根山羊胡，长得大马猴也似的！

美道姑一惊定神，低头稽首：“见过两位师兄。”

两个中年道士一怔，继而脸色大变，瘦削猥琐的那名泛怒而笑：“好哇！你好大胆，已经被囚禁在‘南天门’禁地，还敢不守清规，跟人私会。”

年轻人听得一怔！

美道姑猛抬头：“师兄……”

肤色黝黑的那名沉喝道：“住口，人赃俱获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，还不到‘上清宫’去自领门规。”

美道姑居然没再说一句话，头一低，再稽首，转身要走。

年轻人忙道：“等一等，这个误会大了……”

美道姑脚下一顿！

肤色黝黑的中年道士大喝道：“你敢不听，还不快去！”

美道姑恭应一声又要走。

年轻人双眉一扬，话声微沉：“我说等一等。”

既是话声微沉，那表示话声并不算大。

就这么话声并不算大的一声，竟使两个中年道士身躯同

为之一震，美道姑脚下也又一顿！

年轻人道："芳轻分明能言善辩，词锋咄咄逼人，为什么现在一句话也不说？"

这句话，每个字都清清楚楚，哪知道美道姑竟象没听见一样，没回头，也没看他一眼，脚下一顿之后旋又迈步，直向"南天门"下行去。

年轻人一怔叫道："芳驾……"

他要赶过去，脚下才动，两个中年道士已跨步移身，双双挡在了他面前。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"原来你有一身不俗的修养。"

瘦削猥琐的那名道："怪不得你敢欺我'崂山派'无能，潜上'南天门'跟她私会。"

年轻人扬着双眉道："要是两位道长听觉无碍，就该听见刚才我说这是个误会。"

肤色黝黑的那名道："我们听见了，只是这是误会么？"

"当然是！"年轻人道："我根本不认识她，她连我姓什么，叫什么都不知道！"

瘦削猥琐那名冷笑道："只有你这模样 就够了，那她变得更让'崂山派'觉得可耻。"

年轻人 两眼精芒一闪："我不知道她是 你'崂山派'什么人，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，可是以你一个三清

弟子出家人的身份，似乎不该有种念头，说这种话。”

瘦削猥琐那名道：“话是你说 的!”

年轻人道：“我只是告诉你们实情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我们耳既不聋，眼也不瞎，实情我们看见……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们看见什么了，不过是我跟她同时站在‘南天门’上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邪被本 派囚禁在‘南天门’禁地，你则潜入了‘南天门’禁地，这就够了。”

年轻人猛吸一 口气，道：“好，信不信在你们，我不再多作解释，请你们让开我的 去路。”

瘦削猥琐那名冷笑道：“私入我‘南天门’禁地，你想就这么一走了之?”

年轻人道：“你小看我了，既敢登‘南天门’，我就没在乎‘崂山派’，你‘崂山派’‘玉清’、‘太清’、‘上清’三宫，总有一个能明辩是非，通情达理的人，我找他说话去。”

肤色黝黑那名道：“既私入我‘崂山派’禁地，就是我‘崂山派’之敌，一旦成擒，更是我‘崂山派’阶下之囚，不管见哪 一个，你还不配，这是我‘崂山派’清理门户，任何人也管不着!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是不让路?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